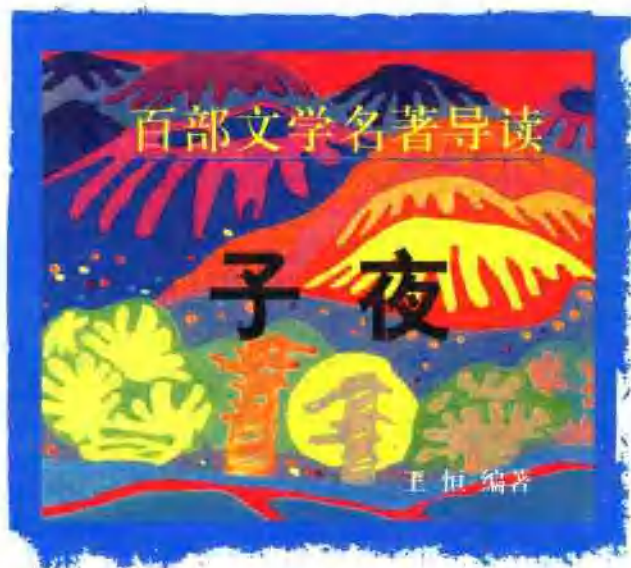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子夜》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子夜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简介	[31]
思想和艺术特色	[51]
精彩片断	[85]

故事梗概

1

一九三〇年，虽说是春夏之交，但在上海，人们已经感到夏季的热浪了。

此刻，吴公馆内大呼小叫，忽然又——一下子静下来，但是每个人物的面上带着焦急而又无所适从的神态。原来是吴公馆的吴老太爷昏晕过去。这吴老太爷年青的时候是有名的“维新派”，可是在一次习武骑马时，不小心跌断了腿，弄得个残肢破腿，到年老时又雪上加霜，半边肢体动弹不得。自从他的儿子吴荪甫到上海立稳脚跟，每次回家都要劝说吴老太爷离开故土，移居上海。吴老太爷的脾气倔强得很，不管儿子怎样劝，他都抱定决心，宁愿生活在乡下的小屋里，捧着前人的遗书《太上感应篇》，只与古书中满口“之乎者也”的人物交流，而拒绝与现在的人们接触。在现代人们的眼里，他过的日子与坟墓里的生活毫无差别，而他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老天爷往往喜欢跟人作对。近段时间，各处的风声越来越紧。双桥镇周围的农民暴动越来越激烈，吴老太爷这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捧着比他的性命贵重十倍的《太上感应篇》来上海避难。大概是吴老太爷命里注定遭此一劫，此次移居，不仅使这近似于僵尸的身体受尽旅途颠簸之苦，而且

更要命的是大街上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的摩登女郎，以及吴少奶、二小姐丰腴的身体和那扑鼻而来的异香，给吴老太爷精神上强烈的刺激。“万恶淫为首”的古训时刻在他的脑子里跳舞，他在刺激中感到非常恼火，一口气接不上来，就双眼一黑，不省人事。吴公馆的家庭医生以最快的速度赶来，并尽了他的一切努力，可吴老太爷终于没有醒过来。

顷刻之间，吴府上下陷入不知是悲哀还是兴奋的忙乱之中，人们听到吴老太爷确实病故的消息，心里未免有几分猜测。倒并非疑心这里有刊‘么计谋，被他人所害，而是觉得奇怪：吴老太爷在乡下二十年如一日，虽不硬朗，但总是活着，怎么一到上海就一命呜呼。吴府中的诗人范博文一语道破天机，他说：

“我是一点也不以为奇的。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而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自然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已经在新时代的风暴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范博文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环顾四周，看到吴少奶奶的妹妹林佩珊抛给他一个娇媚的佯嗔，使得范博文颇为得意。吴老太爷的丧事不同于村野匹夫，因为他有一个好儿子吴荪甫。这吴荪甫一张紫酱色的方脸上，浓眉毛，圆眼睛，还长有许多小疱。他年青时曾经留学西洋，真正学得西方的经营管理思想，并且在自己的家乡——双桥镇得到相当成功的运用，建立了“双桥王国”同时，在上海工业界他是受之无

愧的实业家。他办事果断、老辣又狡猾。他有种强烈的振兴中国民族工业之心，有着实业家的宏伟理想。当吴老太爷的死讯传遍上海的时候，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稍微有点交往的人，都不约而同纷纷来到吴府。军政要员、金融巨头、各色各样的大小资本家济济一堂，在嘻笑声中为吴老太爷吊唁致哀。

吴老太爷的灵堂设置在吴府大厅。隔壁会客厅里，聚集了两堆吊丧的客人：攒集在右首的窗子前，站着聊天的有丝厂老板朱吟秋，丝绸老板陈君宜，以及军官黄奋等人。他们以黄奋为中心，谈论着前方战事的胜败。另外一些人，则以三十岁左右的仪表英武的参谋雷鸣为中心，同坐的有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王和甫，以及光大火柴厂老板周仲伟等人。他们围着一张方桌子，互相交换普通酬酢的客气语。

此刻，忽然从外间跑进来——一个人、一身白色的法兰绒西装，梳得很光亮的头发，匆匆地挤进了黄奋一群人中间，对一位中年老板拍肩喊道：“壮飞，云债又跌了！你的十五万裁兵怎样？谣言太多，市场，人气看低，估量还要跌哪！”

这句话如一枚炸弹在斗室里突然爆炸，震动了满屋人心，李壮飞的脸色刹时变得惨白，而本来不相理睬的两簇人，顷刻间聚在一起，相互询问，以进一步证实刚才的话。

这年头，凡是手里有几文的，很少没有钻在公债里翻跟斗！当时人们因为公债市场上“关税”、“裁兵”、“编遣”三种公债做得最热闹，就取了这三种公债的第一个字的谐音，合起来称做公债的人为“棺材边”，暗示这种投机风险极大，卷入

公债漩涡的人可以在转眼之间变成富翁,也可能顷刻间从百万富翁沦为乞丐。

这时,又听得外面有人高声喊叫:“公债又跌了!停板了!”屋里的那些人不同的反应清晰地呈现在脸上:做“空头”的高兴得合不拢嘴巴,满脸喜色;做“多头”的愁眉苦脸,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吞。

时间慢慢地流逝,客人陆陆续续走了,客厅里只剩下五六位与公债无多大切身利益的企业家和雷参谋、黄奋那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话题从前线的军事到上海的玩乐,无所不包。一阵开心的大笑之后,他们忽然觉得在奔丧的日子里,这些话题未免有些过分。于是,雷参谋首先把话锋转到较为严肃的中国三十年代实业上。不料,雷参谋话音未落,周仲伟、朱吟秋就大发感慨,说中国实业道路非常艰难,中国民族企业家处境尴尬:一,世界工业萧条,波及中国,同时,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市场几乎都被洋货占领。二,工人运动日益嚣张,影响生产,使企业家感到非常不安。三,国内战火不灭,捐税过重,严重制约了产品的销售和扩大再生产,同时,买办资本不但不肯协助工业资本家渡过难关,反而处处卡工业资本家的脖子。对于朱吟秋来说,眼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弄到一批现款,把押款付清,使得既不必“心痛”卖出贱价的丝,又可以使他的丝厂仍旧开工。但是,事实会怎样,朱吟秋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底。

正当大家觉得越说越沉闷的时候,……亡海著名的交际花徐曼丽小姐来到这群人中间。徐曼丽小姐的出现,马上驱散了刚才的沉闷气氛。她那圆熟的恰如其分的交际手腕以及一

阵阵沁人心肺的艳笑，很自然地激发起众人玩乐的兴趣，于是，在弹子房里，徐曼丽演出了弹子台上跳舞的性感剧。

前厅灵堂里，吴荪甫、王和甫、孙吉人等实业界人士讨论了联合实业界同人创立银行的计划，其目的是为了摆脱买办资本对实业界的控制，用自己的资金为实业界解决实际困难。三位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初步确定了银行的规模以及其它一些主要内容，只是还没有正式达成书面协议。

2

后花园假山顶上的六角亭子里有两位绅士模样的人，一位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大块头，他就是公债市场上的魔王——赵伯韬。在他的背后有美国托拉斯为其买办事业撑腰，他本人又诡计多端，在公债市场上兴风作浪，翻云覆雨，并且与军政各界相联系，消息非常灵通。另一位是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尚仲礼，长得方面大耳细眼睛，仪表不俗。他出生官宦世家，本人由官人商，办事圆滑？老辣又有政治投机家的手腕。

此刻，他们看到吴荪甫的二姐夫杜竹斋气咻咻地走上假山来，赵伯韬很失望地对尚仲礼说：

“仲老，你看，只有杜竹斋一人，大概是吴荪甫不肯上钩？”

尚仲礼只是含笑不语，脸上看不出失望，也没有什么喜悦，不愧为官场中跌打滚爬过的人物，能做到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杜竹斋跑到亭子里坐下来，拿出手帕擦干脸上的汗，才对两位解释，他到处找不到吴荪甫，有事情先告诉他，由他向

吴荪甫转告。

“事情就是组织秘密多头公司，两天之内，需要调集四百万现款，如果愿意，大家有好处，不然，大家拉倒！”。

赵伯韬打着粤腔，飞快地说完，拿炯炯有神的双眼细心观察杜竹斋的表情变化。

杜竹斋心存疑虑，他明白按现在大家的看法，战事会继续，那公债只会一直往下跌，而做多头不是明显地会吃亏吗？然而赵伯韬似乎猜透了杜竹斋的心思，提出用三十万两银子买退西北军三十里战线，造成中央军的全线胜利，那时，公债自然会猛涨，多头十拿九稳是大发横财。听到赵伯韬的计划，虽然不能说没有丝毫风险，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杜竹斋多疑而又贪心的眼睛里射出了坚定的光芒。他不仅打算自己要加入这次投机，还打算去说服吴荪甫，加入充当赵伯韬的说客。经过片刻热烈而投入的谈论，三人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想必是谈到得意之处情不自禁了吧！

密谈结束之后，杜竹斋急切地希望与吴荪甫会面，商谈关于做公债的事情。他刚刚来到灵堂前，高升跑过来告诉他，吴荪甫正在书房里等他。

杜竹斋兴冲冲跑到书房，一进门就直接了当地把刚才与赵伯韬、尚仲礼的密谈，原原本本地告诉吴荪甫，最后他欲擒故纵，问道：

“你看这样行不，如果认为风险太大，你不愿意插一脚，那我也不干了！”

“每人一百万，今天先出五十万？”

吴荪甫并没有直接从正面回答，反而反问杜竹斋，脸色

异常沉静。

“这是赵伯韬的主张，他们打算今天下午就出三百万，压低票价——那时，我们就补进？”

“不！明天前市第一盘，我们再卖出五百万，由赵伯韬出面。”

“哦！那票价会跌得更快，散户多头会拼命脱手！”

“是呀，所以我们要到明天才补进，要慢慢地，零零碎碎地补进，不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到时，西北军退却的捷报传来！”

“不但散户又要做多头，而且交割期近，又碰着旧历端午节，空头也急于要补进，涨风会更加厉害！”

“我们的债券放出去不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了？！”

说到这里，吴荪甫和杜竹斋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两人的眼睛都闪着异常兴奋的光彩。

3

吴荪甫和杜竹斋正谈得意气飞扬，当差高升通报，裕华丝厂总管莫干丞求见。莫干丞是一个在吴荪甫面前唯唯诺诺，办事小心慎重的老年人，现在是丝厂的总头目，具体管理丝厂。

莫干丞急急忙忙跑到吴公馆，实在是重要的事情报告。因为，工人的温饱无法得到保障，饿得面黄肌瘦却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因此，工人们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只要哪个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就会像星星火种投放在秋天枯黄的草原

中,形成一片燎原之火。上海的工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团结起来,形成总同盟罢工。莫干丞管理丝厂的方法一直就是软硬兼施,或者从内部加以突破。对个别激进分子当然采取果断的暴力抑制、强迫服从。倘若不到万不得已,莫干丞不肯到吴荪甫面前来讨计策,以显示自己无力治理。

这天早晨,第二车间主任王金贞,跑到经理家来报告第十二排车的姚金凤犯了规则,不服管理。莫干丞等去教训姚金凤时,引起了整个车间女工的公愤,使得车间的工人都停了工。到莫干丞来吴公馆时,车间里五百二十部车,只有几台还在转动,而且也只是象征性地干活,实际上是白白地糟蹋茧子。突发而来的局面,远远超出莫干丞的意料。更可怕的是这次罢工规模气势比以前都大,工人们似乎有齐心协力斗争到底的心理准备。很可能这次丝厂的罢工会成为草原上的火种,引发上海工人的总罢工。所以,莫干丞眼看事态无法控制,赶紧跑到吴公馆,向果断机智的吴荪甫讨教对付的策略。

在吴荪甫面前,莫干丞颤颤惊惊地向他讲述了工潮的情况,并且特别指出是屠维岳透露了吴荪甫克减工人工资的打算,从而导致了工厂的罢工风潮。

吴荪甫听了莫干丞的汇报,一边厉声指责莫干丞、稽查李麻子、工人内奸王金贞等人办事不得力,白拿了他的钱吃干饭;一边指令莫干丞立即回厂,宣布老太爷病亡,放假半天,让聚集的工人回家去。同时,命令莫干丞、李麻子等人分头活动,打破工人之间的团结。一方面又请警察保护工厂,还叫屠维岳来见吴荪甫,他要亲自问个清楚。

莫干丞走了以后,吴荪甫轻声叹一口气,背靠在椅子上,

自言自语地说：“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个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决不会落于人后，……”忽然，他一下子又从椅子上站起来，坚定地说：“我还是要干下去，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其重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帮助！”他非常自信，他还有着宏大的计划。

第二天上午，吴荪甫坐在书房里，双目紧闭，陷入沉思之中。刚刚在半小时以前，他会见了屠维岳，这位在他的丝厂——里默默无闻的小职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年青人身上，吴荪甫分明看到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能力，他坚毅果敢，有见解有魄力，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吴荪甫面前能够坚持己见的职员是极少的，到现在为止，还仅仅只有屠维岳。仅这一点，就使吴荪甫对他刮目相看。就在半小时内，吴荪甫作出了与原先的打算绝然不同的决定：本打算开除屠维岳，到谈话结束，却任命他为全厂的总经理，由他全面负责处理工厂事务，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莫干承的位置。在吴荪甫敏锐的观察和估量中，他断定厂里有这样的人才主持，工潮不久就可以结束。

刚才屠维岳的每个神态、动作以及每句答词，在吴荪甫脑子里细细过滤，忽然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怀疑起来了，他以为自己一向是周密而且量才器使的。可是，像屠维岳那样的人才几乎被埋没了，而且对于此次工潮，要不是有屠维岳的提醒，他根本就无法预测也不能正确估量。他被那些没用的走狗们所蒙蔽，所欺骗，而且被那些跋扈的工人所威胁了；虽然目前已经有了解决此次工潮的把握，但是，他不得不为

此付出一笔秘密活动的经费。

反过来说,他倒并不在乎这些秘密经费,而是恼怒手下人的不中用。他知道即使企业家有高瞻远瞩的气魄和铁一样的手腕,如果没有忠实而且能干的部下密切配合,企业终究也不可能乘风破浪,在商业活动中次次打胜仗。但是,现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吴荪甫的周围,大多是帮闲食客,他们只会拍马,只会偷懒,就是不知道怎样把事情办好,像莫干丞一类的人,只配在乡下收租计账:管车王金贞和稽查李麻子本来不过是流氓: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这些都是他们的本领,可悲的是,吴荪甫虽然明白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还是不得不使用这样的“人才”。因为,在中国只能诞生这样的部下。

像屠维岳那样的人确实很少很少。吴荪甫相信他有足够的办事能力,但是,现在的年青人思想都非常活跃,尤其是那些略微显得有主见和能力的人。吴荪甫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说实话,他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本想打电话通知莫干丞监视屠维岳的行动,当电话接通时,听到莫干丞畏缩吞吐的语音,他厉声命令道:

“看见了我的手条么?……好!都要听从屠先生的调度!不准躲赖推托!……钱这方面么?”他要多少,你就照付尸

吴荪甫不希望让部下觉得他对部下不信任,古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用人的原则,吴荪甫非常明白这一点。

4

吴荪甫打了电话之后,暂时把工厂的事情搁置一边,打

算处理书桌上的文件,了解其它方面的消息。一份电报清晰地映入眼帘,上面只有寥寥数字\短短的一行:

“四乡农民不稳,镇上兵力单薄,危在旦夕,如何应急?乞速电复。费”

吴荪甫刹那间双眉紧锁,思绪马上转到他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双桥王国”——他的故乡双桥镇。昨天,他接到故乡吴家产业的代理人费小胡子的电报,马上电请政府火速调保安队前去镇压农民运动,又下达先安顿好现款,再把其余各店货物尽可能移往别处的命令,但是,他仍旧放不下心来。双桥镇的治安究竟怎样,他心里没有一点儿底,费小胡子还没有一点消息传来。

今天早晨,吴荪甫一直担心的消息还是发生了。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消息,成为铅字被印在报纸上,尽管这是登在报上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但是对吴荪甫来说无异于一场空前的灾难。

坐在对面痴痴出神的吴少奶奶,蓦地听到吴荪甫一声冷笑,把报纸撂下了。

吴少奶奶心里猛地一沉,定了神看着她的丈夫,脸色稍稍有点变了。神经过敏的吴少奶奶以为丈夫这一声冷笑是正对她而发。她这些天以来,一直神思恍惚,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心底里以为已经死了的恋人在几天前复活了。少女时期的情人雷鸣在莫名其妙地失踪之后,她嫁给了她崇敬的实业家吴荪甫,她以为她这一辈子安安心地做平静的吴少奶奶,生命就这样流过。殊不知,在灵堂隔壁,旧人重逢,雷鸣拿出了夹着干枯的白玫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向她追述了失

踪后的去向。他所有的追逐都是为她,而当他有所成就回到上海找她,她已经不知去向,而今天的林佩瑶已经是吴少奶奶了。雷鸣还向她表达了一腔情思。在旧日情人的面前,吴少奶奶感动得差点儿失去感知的能力。

这些天,她承受着感情错杂的两难煎熬。她既思念着昔日的情人,又怀着对吴荪甫的敬爱。在吴荪甫面前,她只能是敬爱,而吴荪甫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事业之中。对于吴少奶奶的感情需要,似乎无暇顾及。在吴荪甫眼里,那种所谓的缠绵悱恻的爱情不会存在,也没有多大意思;而吴少奶奶却是情意绵绵、春到伤春、秋至悲秋的多愁善感的女性。对于她,爱情的生活是千万不能少的,但她却从来不能从吴荪甫身上感到爱的欢愉。”

“佩瑶!——怎么!——哼,要来的事,到底来了!”吴荪甫似乎努力抑制着忿怒,冷冷地说。他那双尖利的眼睛,火光四射,在少奶奶的脸上来回了好几次:是那种可怕的想要撕碎了人心似的眼光。

吴少奶奶的脸立刻变得苍白,心头卜卜地又抖又跳,准备把一切都说出来,准备着暴风雨式的斗争的到来。她的脸色变得异常的难看。

然而全神贯注在家乡失陷的吴荪甫并没有注意吴少奶奶的神情,他站起来踱了几步,用力挥了挥他的臂膀后,看着吴少奶奶低垂的粉颈,自言自语地说:“哦,要来的到底来了!哦,双桥镇!三年前我的理

吴少奶奶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她的丈夫是因为双桥镇失陷而愤怒,他并不知道吴少奶奶对旧日情人的思恋之

情。她既羞怯又惭愧，脸上不禁泛出红晕来，妩媚地看着丈夫痛不欲生的脸，她觉得她的丈夫可怜极了。她朦朦胧胧感到丈夫的精神压力远远超过常人，他的痛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他的实业世界，居然连妻子整天神思恍惚，痴痴呆呆思念昔日的恋人都毫无察觉。此时她的丈夫哪怕有轻微的亲昵举动，她都会温柔地扑在丈夫的怀里把所有的秘密向他倾吐出来，并且发誓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

可是，吴荪甫的心思完全在双桥镇，他哪里顾得上这儿女情思。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事会变得大于一切，但是，在吴荪甫眼里从来没有比他的事业更重要的东西。双桥镇，这个生养他将近三十年的地方；三年来，他为它倾注了多少心血，成功地建立了发电厂、面粉加工、店铺等一系列的实业，成为中国乡镇建设中的典范。这个双桥王国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

可是，苦心经营了几年的梦想顷刻间被化为灰烬，他怎么能不心痛？他怎么能不愤怒？他像一只受到枪伤的困兽在笼子内东奔西突，发出狂吼。他大骂镇上的军队是混蛋，吃干饭的，骂省政府没有保护国民安全，甚至骂到了中央的决策者的无能。另外，暴动发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费小胡子却还没有一点消息送来。他怨恨部下办事怎么这么不得力。他感到非常愤怒，无法形容的愤怒。

可是，不论吴荪甫怎么大发雷霆，又能怎么样呢！双桥镇王国的损失依然在不可预测之中，时钟还是按着原来的步子不紧不慢地转动。